

尚書詳解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尙書詳解

(五)

陳經撰

尙書詳解卷二十七

周書

大誥

觀此篇乃見聖人當人情不安之時。雖違衆以自用。而亦不能不順乎衆人之心。當商人之勢也。兄弟至親。猶且流言。成王不信于其上。而邦君御事。復以爲艱大于其下。周公身處危疑之地。而復專兵權。以討流言之人。是衆人舉無以爲可。而周公獨以爲可者。特以武王艱難。剏造大業未易。而奸人得以逞其邪謀。扶顛持危。勢不容已。在周公安得不違衆而自用哉。雖然。苟無以順乎衆人之心。而遂逞己意于必遂。安知疑周公者止于管蔡商奄而已哉。一方不安。而天下皆爲之不安。一人致嫌。而衆人皆爲之嫌疑。則周家之事去。周公難與圖功。功雖成而亦難居者矣。此周公所以不得不委曲煩重。披其心腹言之。以先王創業之難。決其今日不可不爲之志。庶幾羣情畢孚。反側者定。而後元惡可得而滅矣。此書雖稱王若曰。實周公託王命以令天下也。成王方疑周公。則東征之舉。決不出于成王之意。在他人則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在周公則謂之奉王命以討叛。事有順逆。其情異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讀泰誓牧誓。而知武王所以取商之易。讀大誥之書。而知周家所以安商之難。湯固嘗放桀矣。而湯沒。



之後。不聞其有叛者。武王伐紂。事與湯同。而武王崩之後。事變若此其異。則其風俗之薄。亦已甚矣。武王勝商之後。立紂子武庚。祿父以存商祀。又以邶鄘衛封三叔。俾之監商。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誰謂身沒之後。兄弟至親。乃與武庚忘前日之恩。而爲反叛之謀乎。或曰。以武王周公之聖。豈不能逆知三監武庚之必叛。而奚爲封之。殊不知聖人本無逆詐億不信之心。以漢高祖猶知吳王濞之反。以張九齡猶知祿山之必叛。安有武王周公而不足以料三監武庚之心哉。特以商之宗祀。不忍其遽絕。而兄弟至親。亦難以叛逆豫期之也。序此書者。不曰武庚叛。而曰三監及淮夷叛。則是倡是謀者起于三監也。不曰成王將黜商。而曰周公相成王。是伐商之謀。皆周公爲之。而非成王意也。流言扇搖。周公恐天下爲亂者衆。故不可不先有以開諭之。此大誥所由作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劓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王若曰。周公稱成王之命也。猷。謀也。以黜商之謀。告爾多邦。蓋調發諸侯之兵以行。故告爾多邦。越爾御事之臣。謂諸侯之三卿也。弗弔。成王罪己之辭。引咎以歸己。不爲天所憫弔。乃降禍害于我家。不少延留。謂武王安天下未幾而崩也。洪。惟我幼沖人。洪。大也。至大之責。乃在我幼沖小子之身。俾我繼無窮之歷。與服歷者。天命也。服者。人事也。此言任大責重之意。弗造哲。迪民康。我幼沖之人。尙未能深造知人之哲。以啟迪民于康安之地。何況天命深遠。其能至于天而知其命哉。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已者發語之辭。我小子處此艱難重任。如涉深淵之水。然不勝其危懼也。雖然。第知危懼而不知有必爲之志。不幾于柔弱乎。予惟進而往求。所以濟險之道。處習坎而行。有尙知事之當爲者。則決于必爲。而無有退縮。我之所以必往求濟險之術者。蓋繼人之功業者。常有以大而賁飾之。于前人所受之命。亦當大之如此。則庶幾前人之大功。可以不忘。予豈敢閉于天之所降之威用哉。天之威用在于福善禍淫。三監淮夷之叛如此。是自取于天之誅戮也。我于此不能奉天討。則是閉塞天之威矣。前人之業。與前人之受命。當有以廣大之。天之威用。當有以奉之。則伐商之謀。其可已乎。寧王遺我之寶龜。我其卜之。以紹繼天之明。就受其命。古者有國。各有寶龜。以守其國家。有疑則卜之。所以謀之鬼神。而卜知天命之向背也。聖人舉事。本無事乎卜。特假是以決其疑耳。凡大語之篇。稱寧王寧考者。皆指武王有安天下之功也。寧人者。指武王當時所與同謀安天下之臣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蠡。般小腆。誕敢紀其敎。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蠡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敕。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曰。更端而言之也。有大艱于西土。謂武王崩。我西土有大患也。西土之人于此時。皆爲之惶惑不安。所以三監起而蠢動。商武庚恃其國小而富厚。大敢紀其王業之舊敎。意圖商家復興也。天降威。謂三叔

流言有當誅之罪。此天所降之威也。武庚知我國有流言之變。內有疵病。民不安。于是大言以欺衆曰。予商家常復。反鄙薄我周家。自古奸人乘釁而起者。多因國內之變。若無三叔流言。彼叢爾武庚何自而發。周家殺武庚之父。而滅其社稷。武庚于周爲仇。則今日之叛。乃復君父之仇。于武庚何過之有。曰。不然。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則是天討有罪矣。其子奚復仇。武王殺受。既是天討。而武庚復仇。是不知天討之義。所以爲周家之罪人。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今天下蠢動之明日。彼四國之中。民之賢者有十人。舍彼從我。以翼助我。撫安武事。以謀其功。賢者之見。嘗先衆人而決。蓋彼知夫人。事天理在周。而不在商。于是先見事幾而來助周。周公成王。知十夫之來。卜知天意所在。故知我有大事之休美矣。大事卽兵戎之事也。又何況卜之于龜。而休祥并吉乎。并吉者。謂鬼神之謀與人謀合吉也。聖人固灼見事理當爲。然亦不敢自用。必致之人謀。鬼謀而後決。明而十夫幽而吉卜。周公之所爲。合于天人之心久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周公之意若曰。十夫旣來矣。卜又吉矣。故我告友邦之君。謂諸侯也。尹氏者。諸侯之正官也。庶事與治事之臣。皆諸侯之國衆士也。曰。予旣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往伐商。逋亡播蕩之臣。指武庚也。商亡而武庚無所依歸。卽逋播也。我武王念其絕祀。從而封之。至今乃背恩忘本如此。豈得不伐。十夫子翼而

獨舉卜者。蓋龜乃神物。至公無私者也。爾庶邦之君。與乎庶士御事。罔不反我之言。且曰。艱大。以謂征伐四國之事。甚難而且大。是與成王周公之意相反也。又且以謂民之不安。皆惟在王者之宮。邦君之室。蓋化行自內始。四國有難。汝成王當反求諸己。豈可專責他人。越予小子。亦是邦君指成王而言。謂我小子當成其敬道自反己也。不可征伐。王何不違其卜而爲自反之策乎。且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豈非聖賢責己之道。然用之于禹。征有苗則可用之于周公。伐商則不可。事有輕重緩急。惟達權知變者爲能盡之。舜之天下已治。惟一苗民不服。舍之未害也。故益所以有招損得益之贊。成王之三監則又異于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一舉。周公若撫機不發。是見義不爲也。邦君御事考翼之言。非無足取也。然當此之時而爲此言。則但見邦君御事懷安憚勞而已。不知權變而已。故周公敘述其本情而告之。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周公述成王之意。以謂故我幼沖之人。因汝邦君有艱大之說。亦嘗永長思其艱而爲之深謀遠慮矣。曰。嗚呼。信乎此舉。蠢動鰥寡之民。往赴征伐之事。豈不可哀也哉。然戡大難者。不顧小勞。成大利者。不恤小害。蠢動鰥寡之民。雖曰可哀。然功之不成。害之不除。則爲有國之大患。以我一人之身。乃爲天之役。當奉天以行罰也。天以重大之計。而遺于我之身。以艱難之事。而投于我之身。我沖人豈于我之身。

而自恤乎。言我身不足恤。則其所恤必有大于此者。義宜也。宜乎爾邦君與多士尹氏御事之衆。當以言安于我。以爲成王不憚勞憂恤之事。寧考武王所當圖之功。不可不成。爲此言則可。豈可與己意相反。爲艱大之說乎。周公蓋責望其以此意相勉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已。予我小子。不敢替上帝命。示之以必往之意也。天命高遠。何自而見之。曰。以卜而見之。天休于寧王。言往日天有休美之命。命我武王與我小邦周。由諸侯而爲天子。我武王亦惟聽命于龜。所以能綏定天下而受此大命。如泰誓所言。朕卜是也。況今日天有意于誅叛人以助我民。其可不惟卜之是用哉。武王之心與天心合。故武王用卜。成王之心與武王合。故亦當如武王之用卜。嗚呼。嘆而言之。天有明德。福善禍淫。深可敬畏。今日之艱難禍變。發于不測。皆天意有以輔成我莫大之業也。孟子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蓋逸樂者。乃天之所以縱其心而稔其惡。憂患者。乃天之所以苦其心。俾之增益其所不能。王曰。爾惟舊人。成王恐邦君御事不從。又指其老成歷事之君子。當時曾爲武王之臣。親見武王之事者。爾大能遠省。言老成之人所見之遠大也。爾豈不知武王所以勤勞創業造天下者乎。知武王之勤。則知今日之事不可已也。天之意。闔閉而勞我以成功之所。使我艱難辛苦。不敢懷安。則是將欲

闢之。必固闔之。將欲張之。必固翕之。予不敢不極盡其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豈可以武王勤勞所圖之事。今日爲奸人乘釁而遽壞之乎。衆人昧于天理。以爲不可伐。聖人深知天理。則以爲不可不伐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觀化誘之言。可以見聖人忠厚之至。聖人以其生殺予奪之柄。令之誰敢不從。倡之誰敢不應。而必諄諄爲之言。以化而誘之者。可見聖人之心。不敢拂衆。必欲上下相安。然後可以舉事。東征之謀。周公成王所以大化誘我友邦之君。當其化誘之時。卽至誠之言也。上天知我有至誠之辭。從而輔我。然天道高遠。何以見天之輔誠辭。卽諸民而可考矣。民心之所向。卽天意之所輔也。天意民心若此。則前寧人如武王之舊臣。所與武王圖謀天下之功。我曷敢不終其事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令四國叛亂。爲周家之害。大意用勤勞我民。使之動心忍性。知患之所當除。如人之有疾。然去其疾。則身可安。除其患。則民可安。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命。從而了畢其事乎。此一段言予曷敢。予曷其。予不敢。皆是反覆重復。言武王之業。不敢不成。商人之叛。不可不誅之意。初非周公之私意。勞民動衆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基棄。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若順也。昔古也。我師古昔之道。所以必往。古人見義而必爲。凡今日順理而動者。皆順乎古也。不必泥

其陳迹而後謂之順。古朕所言者皆出于艱難而日思之矣。既曰永思艱。又曰艱日思。又曰予永念。可見聖賢舉事出于謀深慮遠。未嘗輕易而動。譬之爲人父作室家然。既已規模素定。而底致其法度矣。爲之子者。尙不肯爲之營築堂基。何況能爲之創造屋宇乎。又譬之爲人父治田然。既已除去惡草而蓄矣。爲之子者。尙不能播植五穀。何況能爲有收穫乎。周公此言譬喻武王前日創業規模未成。所以成前日之事。更在後之子孫。今成王爲之子。苟不能承父之志。有奸不除。有患不去。則是隳壞前人之業。尙何望其能顯設藩飾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如厥子之構而獲乎。厥考平日恭敬其事。今見厥子如此。其肯謂我有後。而終不棄我之基業乎。爲人子而使其父至此。則人子之心何安。故我何敢不于我之身。撫循寧王之大命乎。大命。天下之命也。又譬如爲人之父兄者。忽有朋類自外來伐其子。可養其勸伐之心而不救之乎。成王猶父兄也。四國猶友也。厥子猶民也。四國作亂爲民之害。成王決不可養其勸伐之心而不往救。言必無此理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故託一家之事以喻天下之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陳也。言我所以告我邦君御事者。其鋪陳已如此。爾邦君御事不可不明乎此。邦家之理亂者。本由哲智之人。今也有十夫子翼其平日所蹈履。皆足以知上帝之命。周公于此以賢者之去就卜天意之從違。伊尹歸亳而成湯伐夏之謀決。十亂同心而武王伐商之計定。十夫之來。天意可卜矣。天意既棐

輔我周家之誠。爾邦君御事其敢易我周家之法乎。我周家賞善伐惡。禁暴除亂。自有定法。爾不可易也。何況天降災戾于周邦。使大艱險之人。大相鄰助。以伐于室家。以理言之。征討無可疑者。此實天命之已定者也。爾若不從。是爾不知天之定命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予永念曰。言我亦嘗深思遠慮。以爲天下之喪殷。如穡夫然。穡夫之治田畝也。去惡草則恐其害嘉穀。武王之伐商也。矜其絕祀。復立武庚。武庚作亂。是惡草之本根未除。今則芟夷蕞崇之。以終其田畝之事。俾無遺種也。方是時。武王舊臣。皆欲從成王征伐。使天意若欲休息此前寧人。則我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人而止乎。以見當時舊臣之從周公者亦多矣。今寧人指我以疆土。所至不可坐受其侵略。在我所常循之。而況卜之于龜。又并吉乎。以見人心之與天意皆合也。人事旣如此。天意又如此。故我誕以爾東征。天命無有差僭。卜之陳列已如此矣。此篇大概以人事天意爲主。以人事言之。則莫如十夫之予翼。以天意言之。則莫如卜之吉。賢者民之望也。卜者人情之所素信也。周公不以一己之意。強夫人之必從。而以人事天意之可信者示之。俾之不得不從。此所以卒成東征之謀。而人無異辭也。

尙書詳解卷二十八

周書

微子之命

觀此篇之書。有以見三代聖人寬大公平之氣象。非後世之所能及。且前代之子孫與己爲仇敵。人情之所忌也。處叛亂之後。又人情之所易疑也。微子以商王元子。適在武庚爲亂之後。身處疑忌之際。況商之餘民未盡服。周家思商之德澤久矣。以微子之賢。又當餘民思商之日。成王周公豈不爲後日慮。而乃封微子于宋。且告之以洪乃烈祖。萬邦作式。此其用心寬大公平。豈後世所能及哉。聖人之意。惟在于崇德象賢。使前代帝王正朔服色常存而不廢。豈以叛亂之故。而逆詐億不信哉。苟爲不然。以武庚之叛。遂深加懲創。絕微子之封。使商先王禮物不復見。是私一己也。是以噎而遂廢食也。食不可廢。則崇德象賢之義。豈可廢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商後。作微子之命。

黜殷命者。絕其爵也。殺武庚者。誅其身也。微子啟。紂之庶兄也。當周公誅三監之時。成王尙疑周公而未釋。則黜商命微子代商後者。是亦出于周公之謀。孔子序此書。不曰周公相成王。而特曰成王者。此乃夫子直書周公之本也。大誥言周公相成王。既足見成王之疑周公矣。至此言成王而不言周公。亦

足以見周公之所行者。無非奉成王之命。而非敢自專也。賞罰人主之柄。臣無有作福作威。則黜商命者。以成王之命黜之。而非周公黜之也。命微子者。以成王之命命之。而非周公命之也。君臣之分。于是乎正矣。誰謂周公攝政行天子之事乎。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成王之意。若曰。猷。以道告之也。殷王元子者。微子乃帝乙之長子也。紂之母生微子。尙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帝乙欲立敗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此見微子乃紂之庶兄。實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此數句。乃一篇之綱領也。考之古典。有崇德象賢之義。則知二王之後。自周以前。皆有之。不特成周封微子也。崇德者。尊崇前代先王之德。德厚者。流光。豈可使前代先王之德。至于子孫而遂失其傳乎。象賢者。雖以崇先王之德。又當以先王子孫之中。特有其德。可以象先王之賢者。庶幾有遺風餘俗。典型之可觀。所以崇德象賢者。正欲使之繼承先王之統緒。修先王之禮物。正朔服色。車旗制度。皆如其舊。成王之意。不以周家之禮物爲盡善。必欲存二王之後。使夏商之禮爲猶存。不特尊前代之帝王如此。又欲使周家之子孫。以前代之禮。有所損益。惜乎春秋之末世。杞宋子孫微弱。孔子能言其禮。而文獻已不足徵矣。作賓于王家。二王之後。有不能臣之義。左氏傳曰。宋先代之後。于周爲客。如書所謂虞賓在位。

詩所謂有客是也。與我周家咸致其美。永世無有窮盡。相期于久遠也。嗚呼。乃祖成湯而下。此崇德之意也。汝祖成湯。能有齊聖廣淵之德。齊有純一之意。聖者大而化。廣是寬洪。淵是深潛。成湯只有一德。安得有四。以其至大。而不可以一端名之。故曰齊聖廣淵。如堯之欽命文思。如孔子之溫良恭儉讓是也。惟湯有此德。故皇天眷顧佑助之。而俾之大受天命。撫民以寬。此正當時湯之所以得天下之大要也。桀以虐而失民心。故湯以寬而得民心。如漢高祖入關之意。大抵寬之一字。乃人君之大德。不特成湯如此。古之帝王臨下者。莫不如此。惟成湯有齊聖廣淵之德。故發而爲撫民之寬。不惟當時被其功。而免于桀之塗炭。又且德垂于後。而垂裕後昆。功在當時。德在後世。此是成湯之盛德。用之而不窮。若徒有其功而德不及後。是亦霸者之勳業而已。奚足觀哉。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自此以下。言象賢也。猷。道也。成湯之所爲。無一不合于道。爾微子平日踐履能修其猷。亦若湯然。惟其踐履之至。自有令名發越。不可揜。舊有令聞。則其名之著也久矣。恪慎克孝。肅恭神人。皆其踐履之實也。惟其恪謹。是以能孝。其平時暗室屋漏之中。用力者多矣。若此之孝。豈徒養口體而已哉。自其恪謹之心推之。則凡事君不忠。交朋友不信。戰陣無勇。身陷于不義。皆非所以爲孝。惟其肅是以能恭。肅者敬之在心。恭者敬之見于貌。肅恭神人。幽明一理也。以此心事神。亦以此心接人也。予嘉乃德。曰篤不

忘。曰者。發語之辭。我成王美汝之德。謂其德之篤厚而不能忘。篤厚而不能忘者。以見其心之誠。無有間斷也。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天人無異心。以孝恭之德而祭祀。則神歆享之。是心與天合也。以孝恭之德而治人。則下民祇敬和協之。是心與人合也。微子之德如此。所以用建立爾以上公之位。尹茲東夏。鎬京在西。故以宋國爲東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微子任諸侯之責任。大責重。故成王前既稱美之。此又戒之。美之者。所以勉其善。戒之者。又使之勿自恃其善也。欽哉。敬也。自今以往。當布其教以示民。慎乃服命。服命卽上公九命之服。謂諸侯之職也。率由典常。典如五典。常如官常。循典常而行之。則無亂法越理之事。越典常則好異生事矣。敷乃訓也。謹服命也。由典常也。皆當致敬以藩輔我王室。爾既能如此。則無施而不可。推而上之。可以恢弘乃烈祖之所爲。而乃祖之德有光矣。推而下之。可以使爾民皆由法律而行。無一人之不向善也。在汝之身。則能永安其位。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長守富貴。在汝之君。則能毗予一人。謹守侯度。國無異政。家無殊俗。在汝之子孫。可以世世享汝之德。爲萬邦之法。我周家長無厭斁之心。謂不忘在王家也。凡此皆是戒。微子能致其敬。則其爲利如此之廣。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言汝今往東夏。當致其休。無替我之命。凡上文之言。皆朕命也。以微子之賢。猶告戒若此。況其下者乎。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于食邑之內得禾。異畝同穎者。禾各生其隴而合爲一穗。此天地之和氣。所以彰成王周公君臣之際。始疑終信之意也。君臣之際。異體而同心。故天地之應。嘉禾異畝同穎。唐叔得之。不以爲己之私。有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于周公于東。成王始者疑周公。及其感悟之後。知此禾乃周公之德所致。成王不敢私。于是命唐叔以歸美周公。以此禾歸之周公。周公是時東征未還也。作歸禾之書。意其此書中必稱述周公之美德焉。周公既得天子所命之禾。遂陳天子之命。而作嘉禾之書。意其此書之中必歸美成王。善則稱君。爲臣不敢居其美也。成王之于周公。始疑而終信之。觀此二篇書序。宛然有虞廷賡歌之意。三代之時。祥瑞亦頗多矣。而孔子序此書者。其意以謂周公之德。其感于天如此。當成王之疑也。而禾爲之偃。及其啓金縢之書也。禾爲之起。及其君臣之心。既已相得也。禾又爲之合穗。一禾而三致意焉。周公之誠。蓋與天通。有以見天人之果無二理也。不然。聖人豈好爲祥瑞之說。如後世之紛紛也哉。

尙書詳解卷二十九

周書

康誥

此篇乃成王、周公命康叔治衛國。戒之之意。大槩以法文王之明德慎罰而已。以康叔之賢。豈不知所以用刑。而至于作一篇之書以戒之者。蓋商民之不可以周民視之也。周家蒙化已久。間有爲不善而犯于刑。其輕重淺深原情而定。何難之有。商民則不然。染商之惡。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又況不孝不友。逆人倫。悖天理者。豈斯民之本心哉。非其本心而陷于大戾。此其情爲可哀矜。而不可以忿疾待之。則明德慎罰之理。在康叔正當撫摩之。待其久而自化。未可以輕于用刑也。

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武王以商地封武庚。而使其弟三人監之。其意以謂腹心之親莫如兄弟。故使監武庚。冀其不爲變也。及三監挾武庚叛。成王黜商。乃封微子于宋。而商之故地。復使其宗室之賢如康叔者主之。蓋欲易斯民之視聽。使之見周家之教化。不復思商人之舊俗也。其意深矣。謂之餘民者。其強家大族旣徙之于洛邑。而不遷之餘民。則以屬之衛侯。周公之于商民。蓋如此其委曲也。遷之洛邑者。使之邇王室之訓。而民又不可以盡遷也。又以委之至親之康叔焉。其內外表裏。一皆以商民爲念。故作此三篇之書。無

非爲康叔詳言商民之利害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先儒以謂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知封康叔。在攝政之七年。正與作洛邑同時。洛邑之營。復子明辟亦在七年。周公三年已滅三監。至七年封康叔。必于其間更遣人鎮守之也。哉。始也。始生魄。卽三月十六日。明死魄生。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都邑于東國之洛。汭。正居天下之土中。四方之民皆和悅而集會。以供力役之事。侯甸男邦采衛。六服之諸侯。百工卽諸侯之百官也。皆播率其民之和。以卽事于周。謂樂于趨事赴功也。要服不預者。以其遠而不及來也。男言邦者。以男居五服之中。言邦則國君在焉。舉其中則侯甸采衛可知。且王室有興作力役之事。不聞周公。有誥令召之。而四方之諸侯。百官萬民。莫不咸在。其不待令者。猶且至。則其令之者爲如何。其勤苦力役之事。猶且至。則示之以禮樂者。又如何。此見諸侯臣民之心。若卜筮罔不是孚。周公何以得此于民哉。是必有以深服其心者久矣。周公因其來也。咸從而勤之。謂撫摩勞來。乃寬洪其心。綽然有裕。大誥以治洛之事。如此則上下恩意交相浹洽。可以想見成周之盛也。夫以治洛之事。與命康叔初無預焉。而乃敘之于此何也。此有以見二事而一心也。營洛邑者。所以待頑民之遷者。命康叔者。所以治商民之不遷者。其事雖不同。而皆所以爲商民。故作書者。首述作洛之由。而後言命康叔之意。則周公之心。蓋無適而不在商民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齔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觀此文有朕其弟寡兄之言。則告康叔者周公也。非成王也。周公告之而謂王若曰者。周公奉成王之命。以成王之意告之也。孟侯者。爲五侯之長。蓋使康叔居方伯連帥之任。以統率乎諸侯也。故曰孟侯。所以尊之。使知孟侯之職。如此之任大責重。其可以輕易爲之曰。朕其弟。所以親之。使知親愛之念油然而生。則當思所以藩屏王室。小子封。所以教之。使之不敢以老成尊大自居。常如小子未有知識。則不可以不順命承教。數言之中。自有抑揚之意存焉。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此是一篇之大意。近之可法者莫如子之于父。故周公以顯考文王告之。文王有大明于天下也。故曰顯考。克明德者。明其在己之德。慎罰者。視民如傷。不以刑妄加于人。先言明德而次言慎罰。則知明德者文王之所當急。而罰者文王之所當緩也。惟其有明德慎罰之心。故雖齔寡之微亦不敢侮。其不敢侮者。卽明德慎罰也。齔寡之微。人情之所易忽也。有一毫忽之之心。則爲敢侮矣。敢侮則驕矜之念萌于其中。豈不爲明德慎罰之累。庸庸祇祇者。言明德也。威威者。言慎罰也。惟文王自明其德。則亦能明人之德。故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惟文王之能慎其罰。則亦知所以用罰。故威其所當威。是非善惡之理。各因其所自然而已。無私心焉。故以顯示斯民。使之曉然于心目之間。而不知所避就者。在此而已。用是之故。能造始

區夏之大。三分天下有其二也。然文王所以肇造區夏之大。亦自其微小者積之。由一邦之修。二邦之修。言化行自一二邦而起也。及其微而著也。下達于民。而西土之民。恃文王而有所怙。戴文王而有所覆冒。上達于天。故聞于上帝。帝從而休美之。大命文王受命而作周也。此文王明德慎罰之效。至于如此。不獨文王爲然。武王亦然。武王行征誅之義。以兵戎而伐商。誕受天命。使厥邦厥民皆得其敎。而無有不滿之望者。實汝寡兄武王。勉行文王明德慎罰之道。而武王初無二心也。文王作于前。武王述于後。肆汝小子封。所以能承先王餘澤。而得在此東土爲諸侯。豈可不知所自來哉。知文王所以得天下之由。在乎明德慎罰。則康叔化商民。亦不可不明德慎罰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遘。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上文既使康叔知文武所以明德慎罰之由。此又教之以攷古人以爲法。不當有自足之心。嘆而言曰。汝封。當念之不忘。苟斯須而忘此念。則是心之有間斷矣。今治商民。大概在敬述。乃文王之所爲者。何謂祇遘。卽紹聞衣德言是也。文王先有所聞善事。汝當繼續而行之。文王有德言。汝當衣而佩服。曰。紹曰衣。自非力行之至。何以能然。敬述文王所爲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往之衛國。當廣求商家先哲王賢聖六七作之君。用其所以保乂民之道。既敷求商先王矣。可以已乎。曰未也。汝大能爲長遠之思。商家老成人。所以宅安其心。而知訓民之道者。此心之不安。則是非之不明。何以訓民哉。惟商家老成人能安。

其心如此昭晰無疑。然後知所以訓民。汝當遠而思之。老成人所見者深。所謀者長。不爲淺近之計。非遠惟之則不足以得所法。既遠惟商耆成人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別求其所以聞由乎古先哲王。如夏商如唐虞而上者。用其所以康保民之道。聞之于人。行之于己。然則既敷求古先哲王。則是無所不學。無所不攷。善有可法。從而法之。無有古今之間。如此是其攷諸古人者。不一而足。故能恢弘其天理。不使一毫人欲間之。若文考。若商先王。若商耆成人。若古先哲王。其事迹雖殊。而皆所以爲天理也。大順之德。綽然裕于吾身。則心逸日休。左右逢原。自然無所廢而常在。王命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矣。此章乃周公恢廓康叔之心。使之求善不已。不可止于僅足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惻癯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此一段皆言明德也。小子。封。惻癯乃身。惻。痛也。癯。病也。汝康叔當以商民合作一體觀之。疾痛疴癢。切于吾身可也。若不以一體觀之。商民之利害安危。于己無預焉。是猶醫家所謂手足不知痛癢。爲不仁者也。既知疾痛切于吾身。則自然知所敬而不敢忽。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此又合天人之理。以告之。天有可畏之理。惟誠者是輔之。然天道幽隱。何從而見于民情。而大可見矣。民心之所向。卽天意之所福。民心之所背。卽天意之所棄。雖然。天之可畏。固在乎民情。然民之難保。當求之吾心。暑雨祈寒。不免怨咨。此小人之難保也。然民心無常。但知盡吾心而已。所謂盡心者。有一毫之忽。則不得謂之盡。所謂

盡心者。無求自安而好爲逸豫。民有一利。當勤而興之。民有一害。當勤而去之。此卽乂民之道也。成王之言自天而致之民。自民而求之心。可謂至要。康叔不必求之天可也。求之民可也。不必求之民可也。求之心可也。我聞之。古人有言曰。怨不在大。以其起于細微也。亦不在小。以其由小可至大也。諸侯之化民。使民至于怨己。則皆己之所未至也。欲知寡怨之方。惟在順其所不順。而逆民之事不敢爲。勉其所不勉。而在己之職不敢怠。如此而後可以無怨乎。己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謂汝諸侯之事。惟在于恢弘成王之心。而推之以應保殷民而已。應其民而安之。卽觀民而設教也。亦惟在于輔助成王。居天命之安。作新民之舊俗而已。蓋商民之安危。卽天命之安危。而商民之舊染亦當作而新之。俾之舍舊而惟新是圖也。應保殷民者。成王之心。而弘之者。康叔也。宅天命作新民者。成王之事。而助之者。康叔也。觀弘助二字。足以盡人臣事上之道。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一段言慎罰之事也。敬明乃罰。惟敬則能明。蓋不敬則怠忽之心蔽之。而用刑必有不得其當者矣。上言明德亦曰敬哉。此言慎罰亦曰敬明。是敬心無時而敢忘也。人有小罪。不可不殺。乃有大罪時。乃不可殺。非是罪之小者必殺之也。若罪之小而教之不可不殺。雖申商韓非之法亦未必然。而謂成王周公爲之乎。其曰罪小者謂均是殺人之罪。但甲之罪比之乙之罪爲次爾。故曰小罪。人有小罪。非眚。

乃惟終眚者。無目爲過誤爲之也。今此人之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于爲惡。而不肯改悔者也。自作不合典常之事矣。且曰法固當爾。是人也。其罪雖比之他死罪爲輕。而其情則實重。不可不殺。卽典謨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也。乃有大罪。乙之罪比于甲之罪爲大也。非終于爲惡者。乃惟眚災。眚者誤爲之。災者出于天災適然。如此。非其本意既盡也。盡道以責之。則信有大罪而極厥辜。然以情恕之。則不可殺。此卽典謨所謂眚災肆赦。宥過無大是也。因其罪之大小。而致其情之輕重。若是而加刑罰焉。萬不失一矣。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有敘者。謂其治道當有次敘。以漸行之也。而不可以急迫也。傳曰。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惟自明其德者。可以服人。故乃大明服。則民自然相勑正勸勉。以趨于至和。而無有乖爭者矣。有疾者。不忘于攻治之。言政教足以化惡爲善者。若有疾而去之。則民皆去其咎惡。而不蹈舊染矣。保赤子者。撫摩矜恤之。言政教之養人如保赤子。則民安治而不復有危亂者矣。康叔所當先務者。明德以化民。至于刑罰。則有不得已而用者。用之亦不可以輕易。非汝封得以刑人殺人者乎。殺人罪之至于死。刑者未至于死也。蓋刑人殺人之權實汝康叔。無或刑人殺人。無謂以得專刑殺之故。而或至于濫刑殺人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劓刵之刑。非汝康叔之所得用乎。無或劓刵人。無以得專劓刵之故。而或至于

濫行劓刵人也。旣曰刑殺人。又曰劓刵。此重複之意。此一段亦言明德慎罰之事。要使康叔知爲治之斂在于用德。而不用刑。在于寬緩和柔。而不在于急迫躁切。乃大明服。示之以所好。使民勑懋和矣。又從而示之所惡。若有疾而使之畢棄咎焉。旣使之畢棄咎矣。又懷之以所愛。使之康乂焉。其委曲多端。不欲驟然使民之速化。而遽至于用刑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斂。惟曰未有遜事。

自此以下又專言慎罰之事。外事者。外土之諸侯。以獄事來上于周牧也。康叔居牧伯之職。故曰外事。汝于是陳布以法以司牧其衆。臬有防限之義。故爲法也。不特布陳是刑書已也。商人之罰有合于倫理者。又當兼采而用之。蓋衛乃商之故地。所治者又商之餘民。周承商之後。故商罰有倫者。不可不用之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者獄之要辭也。察其要囚。須當服念之五日六日。又至于一旬十日。又至于一時三月之久。念之不忘如此。反復重複如此。果無濫矣。然後不大蔽斷其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此又申上文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之意也。成王之意。若曰。汝之所陳之法。與乎所用之殷彝二者。皆當用其宜于刑宜于殺者。不可以就汝封之私意也。次就也。所陳之法與殷彝無非合于義也。用私意以刑殺。不若依法以刑殺也。乃汝盡順其事。自謂能得其斂。無一不合義矣。猶當曰未能順其事。此皆告康叔以不自足之意。苟萌自足之心。易至于輕忽。輕忽則必

有濫刑者矣。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斃不畏死。罔弗

已乎。汝惟小子。未有如封之心者。此康叔之心。成王之所知也。將有以告之。必以其深相知者語之。蓋君雖知臣。而臣或不知君者。臣雖知君。而君或不知臣者。皆未能深相信。惟其相知之深。是以相信之篤。則成王之言。康叔豈有不信者哉。凡民自得罪者。此言民之罪有不可不殺者。下文將言民之罪有未可用刑者。故此言民之罪亦有合當用刑者。分別而告之。自得罪者。非有以迫脅之而然。是其出于故意爲之。不可改悔者也。爲寇盜攘竊者。爲姦宄于內外者。殺人顛越人。以取其利者。譬強而爲之。爲惡之力如此。雖死且不畏。若此等人。凡民罔不慝惡之。刑安得而赦之哉。孟子曰。是不待教而誅者此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自此以下言父子兄弟人倫之大經。商民至于相反如此。其患自在上之人感化未至。而非民之罪。王曰。封。元惡大憝。如上文所謂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者。元惡之所爲大惡也。矧惟不孝不友之人。此豈

可與元惡之人同科哉。蓋人心本善。父慈子孝。兄弟恭者。又皆其良知良能。今也商民爲子者不能祇敬奉行其父之事。以至于大傷其父之心者。是爲子而不孝也。爲父者不能字育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爲父而不慈也。爲弟者不知念五教。乃天之明道。以至于不敬其兄。是爲弟而不恭也。爲兄者亦不念父母之所以鞠養其子之可哀。而吾與兄弟蓋同氣者。今也乃不友愛其弟。是爲兄而不友也。弔至也。商民之所以不孝。不慈。不恭。不友。而至于此者。豈不于爲政之人得罪乎。政者。正也。上之人率之以正。則民莫不正。民至于如此。則爲政者可知矣。民以彝常之性。皆天所與也。天與我民以秉彝。而今也至于大泯滅而壞亂之。且曰速用文王當時所作之罰。刑于此亂常者無得赦之。是雖大戛害于民。而民愈不率教矣。文王所由作刑罰者。教之不從。令之不可不得已而用也。商民所以至此亂常者。教之不以其道者也。安可遽用文王之刑者。康叔知此意。則商民之不孝不友者。未可以刑治之。當優游寬緩以教之。遲之以歲月之久。以感悟之。人情誰獨無是親愛之心哉。久當自化矣。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懃。己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父。

禮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是庶子之在外。以教化爲職者也。正人者。百官之長也。小臣有符節以號令者。成王之意。以謂商民不孝不友。皆惟爲政之人不能教人。又何況在外爲庶子而訓人者。與乎爲正人之官者。與乎小臣之有符節者。又不能以常理教其民。方且別出私意以敷

布其教令。達道以要民之譽。曾不念教民自有常理。亦不知所以用其常理。上以累其君之治而瘵厥君。下以長其民之惡而爲引惡。若此等人者。皆朕之所惡也。夫以商民之亂常如此。而三監與其臣下。又各出私意以教民。今汝又速由用此義。以私意率而殺之。是罔民者也。苟如此。則亦爾爲之君長者。不能先正其家。使父子有親。長幼有敘。故使爲之小臣者。與在外爲正人之官者。更相視效。亦肆爲刑威暴虐。大廢棄其王命。此豈以德而治民者之所爲哉。然則爲康叔者。如之何。先正其家人。使孝慈恭友行之于上。而化之于下。凡爲衛國之臣者。亦宜知此意。以德治其民。不可如三監之臣。更相倣倣。別敷播以造民。則商民之性向之。所謂不孝不友者。將皆反而爲孝友矣。此一章無非反覆極言。慎罰使康叔無濫刑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上章旣言康叔未可用刑罰。以治商民之不孝不友。此章又言敬典裕民之意。典卽常行之理。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是也。汝當無不能敬其典。則是反身以率民。至如民之未化。則以寬裕待之。卽舜典敬敷五教在寬之意也。詳于治己而略于責人。則能敬典裕民矣。苟治己之意略。而責人者詳。是典之在吾身者未知敬。而刑罰急迫之政。所以責望于民必深。惟文王之敬忌。文王當時所敬者在德。所忌者刑罰。汝康叔之敬忌。亦如文王之敬忌可也。乃裕民曰。我惟有及。汝能寬裕化民。自言曰。我惟有及。于文王之裕民。則我一人悅懌于心。我之所望爾康叔者。正在于是。而爾能副我所望。豈有不悅者哉。引惡

者朕所慤。裕民者予所懌。以己之好惡而示康叔者如此。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爽。明也。民之本性未嘗不明。所以不明者。有以使之。而非其本然也。知民之本明。當迪之于吉康之地。吉對凶而言。康對危而言。爲善則吉而安。爲惡則凶而危。迪導之以吉康。雖在上之人。然所以能使之吉康者。是非民性本明。安能如此。我時其惟商家哲王之德。用以安治于其民。以作民之求君者。民之所求也。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康叔所治商民。商民思念賢聖之君久矣。故康誥之篇。大率使康叔法商先王。以應民之求。謂因其民不易其俗。行商王之德。庶幾可以慰商民之望。民之所求者。無不獲矣。況今商民無有迪導之。而不適于善者。良心民所固有。不能還其所固有者。其咎皆在上之人。不能迪導之。是謂有國而無政矣。政者。正也。有政則能正其民固也。商民不孝不友之俗如彼。成王周公略無忿疾之心。惟見其民之所以善。而不見其民之所以惡。其所以責備于康叔之身詳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上顯聞于天。

前既分別明德慎罰告之矣。此而總言之曰。予惟不可不監視古人已行之迹。而告汝以明德之說。與其慎罰之行。蓋明德慎罰。非成王之私意。告汝如文王。如商先哲王。皆其所監也。今之民苟有不得其安。而其心未有定止。雖迪導之屢矣。而民心有未和同純一。豈民之罪哉。我無以安之定之同之故也。

天有爽明之道在上。必降罰以誅殛我。我其何辭以怨天哉。汝康叔不可專咎于民。以謂我教導之屢矣。而所以未同者。皆民之過。非我之過。苟如此。則是汝心有未盡處。汝之心有毫髮之不盡。則刑之于民者。必無感化之理。惟罪初不在大。以其生于細微也。亦不在多。以其生于寡少也。汝康叔之心。勿謂其罪在于大而忽于微。罪在于多而忽于少。其毫髮之未盡也。皆足以爲罪。何況自小而積可至于大。自少而積可至于多。而顯聞于天者乎。古人所以齋心服刑于宮庭屋漏之中。而感民于耕桑隴畝之上者。如此者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葬。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明德慎罰者。當致敬。惟敬則德自明。罰自慎。作怨者。濫刑以斂民怨也。非謀者。不合于衆人之情而爲謀者也。非葬者。非其所謂常行之道也。既不作怨。又不用非謀。非葬。則康叔有所當爲者矣。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康叔所當爲者何在。曰。蔽時忱。丕則敏德是也。誠者。物之終始。悠久不息者也。敏德者。速于爲德。而無有遲回疑貳者也。惟斷之以誠。則可以大法。古人之敏德。誠則能敏。不誠則有間斷。有作輟。安在其能敏哉。惟能以誠而敏德。故能用此以康乃心。用此以顧乃德。用此以遠乃猷。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顧。則無內省之實。猷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基于不誠者也。所以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者。亦以寬裕乎民。而使之安爾。謂之裕民。則刑罰急迫之政。豈所

宜用哉。綽乎其有餘。寬乎其有容者。皆裕民之理也。康叔能如此。則我周家不汝瑕疵。不汝殄絕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汝小子當知天命之無常。爲善則得福。爲惡則得禍。民安則國君有安之理。民危則國君有危之理。命豈可常哉。汝當念念不忘。無我殄享者。謂朝覲也。汝爲諸侯能安其民。則長得以通朝覲奉上之禮。而無以殄絕矣。明乃服命。服者侯伯之服。命者侯伯之命。明察汝之服命。所以責望于侯伯者何事哉。爲民而已。高乃聽。則其所聽者當聽先王之格言。而無溺于卑污蹇淺之見。以此而康乂其民可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成王之望康叔也深。故其爲言也不厭其重複。自今往衛國勿替廢其所以敬典。敬典卽常行之道。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也。商民不孝不友之俗。正在上之人敬行其典以率之。聽我所以告汝之言。則汝長享衛國。由子及孫矣。旣曰不汝瑕殄。又曰惟命不于常。又曰乃以殷民世享。似若動之以禍福利害者。蓋諸侯之職。在于保其社稷長守貴也。民之安危而禍福之理存焉。豈以利害之故而有所避就哉。

尙書詳解卷三十

周書

酒誥

商民化紂之惡。以酒而喪德。成王周公知其受病處在于酒。故專作酒誥之書。使康叔封撫衛禁民之飲酒。如曰羣飲。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且周家以仁得天下。飲酒末節也。而遂至于殺。得無淫刑乎。予因是以知古人之刑。古人之教化也。民以酒而迷其性。喪其德。則淫辟之心生。將無所不至矣。故上之人嚴爲之刑。而其教自行。由漢以來。權酤之法興。刑愈煩。而犯者不止。是何周人之酒誥。能行于染紂之商民。而武帝之權酤。不能禁夫人之不犯。均是禁酒也。古人以之教其民。而後世因之以奪民利。此商民之所以服。而後世之所以不服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前既總叙矣。此不復敘。成王之意。若曰。汝康叔當明其教命于妹邦。卽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商民習見紂之沈湎。而未知酒之不可飲。儻非康叔明而示之以教命。則商民何自

知之。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將言飲酒之爲惡。必原文王所以禁酒之由。文王于周之廟次。當爲穆也。王季爲昭。文王則爲穆。汝之穆考文王。始立國于西土岐周之地。其所誥教有邦諸侯與民亦詳矣。曰誥毖者。使知所畏謹也。庶邦諸侯也。庶士諸侯之朝臣也。少正者。官之副貳也。御事者。治事之吏也。文王誥庶邦諸侯。併及其庶士。少正御事之臣。朝夕者。丁寧之意。曰祀茲酒。惟祭祀之時得用此酒。蓋所以薦馨香以達神明。若詩所謂爲酒爲醴。烝畀祖妣是也。惟天降下命令于人。始命我民。惟元祀得以用酒。古者儀狄造酒。杜康造酒。則酒者出于人爲。何預于天。以此見人非天不成。凡人所爲者皆有天理存焉。用之以祭祀之禮。而不用之于逸樂之具。豈非天理哉。天降威于人。我民所以大亂而喪其德者。無非因酒而行。小邦大邦之諸侯。所以喪亡其國者。亦無非因酒而得罪。民與諸侯飲酒而自喪德喪邦。亦何關于天。而曰天降威爲亂而有罪。天理當然。所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此文王所以誥毖庶邦之辭也。則又誥其民之小子。以有正有事。無葬酒。汝民當知有正人之官。以正汝。汝其可常飲酒乎。又當知有耕稼之事。其可常飲酒乎。知有正有事。則必知所畏懼。而不敢恣爲逸樂也。諸侯則曰誥毖其辭嚴。民則曰誥教其辭寬。教民而必曰小子者。古人之教。能言學唯。能食尙右手。幼子視無誑。自其爲童時。其教固以行矣。易曰蒙以養正。經曰具訓于蒙士。皆文王教小子之意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所以誥毖庶邦。誥教民之小子。如此。在當時之庶邦與民之小子。無不感文王之德。故庶邦之飲

酒。惟于祭祀之時飲福受胙。其飲也。又有德以將之。而不至于醉。如詩之湛露。天子之燕諸侯。夜飲醉歸。而有令儀。如既醉之詩。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皆是以德將之。故雖飲酒而無害也。觀文王之諸侯。其飲也。惟祭祀之時。則其他時。豈敢縱爲逸樂哉。不特庶國如此。而民之小子亦然。文王之教。惟曰我民迪小子。小子卽民之子孫也。文王之教。皆使其民各迪其子孫。故能惟土物稼穡之事是愛。其心無有不善。凡人惟是勤于稼穡。則其外慕不生。無他機巧。自然心善。何暇飲酒哉。聰聽祖考之彝訓。蓋民之小子能明聽祖父之教。無有誨之諄諄。而聽之藐藐者。故小德大德。而小子皆以一視之。人情莫不以仁義禮智爲大德。而以飲食衣服末節細行謂之小德。若分而觀之。未有不詳于大德。而忽略其細行者。今民之小子以小德大德合而觀之。則飲食之微。尤不敢忽略矣。然則文王之教。能使庶邦與民如此。豈無自而然哉。精誠之運。必有以陰驅潛率之者矣。不然。則空言之發。安能感人悟物如此之速哉。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成王周公戒妹土之民也。股肱者手足之力也。嗣有繼續之意。爾妹土之民當繼續其股肱之力。而無有怠惰作輟。純者一也。當純一以藝黍稷。則其用志不分矣。惟其用志不分。故能以其藝黍稷者。而奔走事其父兄。農事旣隙。始牽車牛任重致遠。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爲商賈。自足其用。以此孝養父

母爲農者藝其黍稷以事父兄。遠服賈以養父母。其勤勞敦本如此。其父母者喜其有此子能任其事。故爲之子者方敢自洗濯恭敬。厚致用酒以奉其親。于此時而用酒不爲過也。若夫爲遊手爲末作廢耕稼懋遷之事。不顧父母之養。而爲博弈飲酒。是不肖之子也。安能使其父母之喜慶哉。三代之民自農桑之外無他習。自養父母之外無他用心。蓋先王平日所以教之者亦詳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之有正者。庶伯君子又所以統庶士者。此皆指衛國之臣也。其爾當常聽。則無時而敢違。無時而肆爲逸樂矣。爾大克羞者惟君。此又指康叔而戒之也。爾能進耆成之人而用之。則足以盡爲君之道。爾于此時而行養老之禮。則飲酒醉飽無害。周公言此三節以開夫人之飲酒。謂于祭祀之時則可以飲酒。于孝養父母之時則可以飲酒。其他時皆不可飲也。夫酒誥之書。專謂禁酒而作也。旣禁其爲逸樂。復開人以逸樂。何取乎酒誥哉。蓋聖人能使人節欲。而不能使人無欲。凡飲酒用之于其所常用。皆天理也。豈人欲哉。惟其不當飲而飲至于過。斯流于人欲矣。設若成王周公以禁酒之故。禁之太甚。使之皆不得飲。則其勢有所不正。惟夫禁之于其所不當用。而開之以其所常用。則順人情而易行。此聖人中庸之道也。又況成王周公開人以飲酒者。皆就其良心之發者開之。祭祀者致敬之時。養父母者人子所以孝其親。養老者所以燕樂嘉賓之心。致其厚意。此是良心之發。雖開之以飲酒。而其飲自不致于過矣。

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成王又曰。我大惟教汝康叔。將以厚望之也。爾能永長觀省。所以審察者。當以爲久遠之慮。凡所作爲。皆考中德而行之。中者無過之謂。無故而飲。與夫絕人之飲酒者。皆非所以爲中。惟祭祀與養老孝養父母之時飲酒。他時皆不得飲。則其勢不至于縱。亦不至于拘。此卽中德也。自非觀省爲遠慮。安能如此。縱其飲于一時。忘其他日之患。禁之太甚而不能以久行。皆非永觀省也。中德者天理也。汝之所爲。旣合天理。則庶幾能進其饋祀于祖宗。幽足以安神祇。明足以守宗廟。而汝之心可以無愧爾。乃因此可以用逸。則其逸樂也。可以舒其四體。愉其心志。而不至于過矣。茲乃信乎爲王者正事之大臣。任君之事。無負于君之責望。蓋有以盡乎己。必有以合乎君。有以合乎君。必有以得乎天。天亦順其元德而祐祚之。使子孫世享其祿。不見忘我周家也。元者善之長也。凡人之爲善而至于天。若元德則是此心與天無間。天且不違是也。成王之所以大望康叔其效如此。其實原于永觀省。稽中德而已。永觀省稽中德。存于一心之微。而其爲效可以事宗廟。可以安其身。可以事其君。可以得乎天。如此之大。康叔勿謂飲食醉飽之末節。而不加之意也。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成王又申文王之禁酒者言之。前旣曰。誥毖庶邦。誥教小子矣。此又言我西土往日輔佑文王之國。及

其治事之臣。及其民之子孫。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令行禁止。上創下從。如上文所謂庶國飲惟祀。所謂聰聽祖考之彝訓。是皆用文王之教也。腆。厚也。不腆。卽薄于飲酒也。天下之理。一重則一輕。彼有所薄。則此有所厚。既不厚于酒。豈非所厚者在德乎。惟文王之化如此。故上天佑我周家。革商爲周。我今日所以能受商命。原其所由來。惟在乎庶邦與民用文王之教。不腆于酒而已。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孔穎達曰。周受于商。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商地。故舉商代以酒興亡得失爲戒。此章言商家先王羣臣。以不飲酒而興邦也。既稽考文王。以近者告之。又以其聞于商先王者告之。曰。我嘗聞之。在昔有殷先哲王。謂成湯也。迪。蹈也。躬行之謂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皆可畏者也。惟成湯躬行此畏于己。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故形之于畏天。則見天之顯。行之于畏民。則見小民之不可忽。形之于德。則守之以常而不敢變。形之爲智。則持之以堅而不敢失。此畏心之在己也。形之于後世。則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六七作之君。所以成王業者。皆畏其相國。有重臣如伊尹。伊陟。巫賢。甘盤之徒。人主之所敬也。此畏心之在子孫也。形之于臣下。則御事之臣。所以爲輔弼者。皆致其恭敬之道。責難于君。不敢自暇自逸。自者。由也。由于暇逸者。必不能恭其君。恭于輔君者。必不敢暇逸。所以不敢暇逸者。惟盡爲臣之職所當爲而已。何況曰其敢崇尙飲酒乎。此畏心之在羣臣也。商家先王萌一迪畏之心。故一己之所用。

者。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者。無非此畏。羣臣之所效法者。無非此畏。甚矣。心之不可以不知畏也。前乎此。堯舜之兢業畏也。後乎此。文王之不敢侮鰥寡。武王之夙夜祇懼。亦此畏也。以人主之尊。其敬畏不敢忽如此。況于爲諸侯乎。況于爲大夫爲士者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伊人祇辟。

商先王躬行敬畏之道。不惟其子孫爲能然。而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其王朝之御事皆然。而外服之諸侯。內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之中。侯甸男服男服衛服爲邦伯。諸侯之長者。此外服之諸侯也。自百僚之聯事合治者。庶尹衆官之長者。惟亞爲次。大夫爲士者。與乎服事奔走于官之尊者。此畿內之百官也。百官族姓及卿士大夫致仕而居田里者。凡此皆不敢沈湎于酒。豈惟不敢飲酒。亦且不暇飲酒。惟盡心于職事而無暇也。上文言不敢自暇自逸。繼之以其敢崇飮。此又言不惟不敢。亦不暇。以見其重在于職事。則其輕在于飲酒。然則所謂不暇者。果何事哉。上以助成人君之德。而至于不可掩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爲臣之責。惟此二者。苟君之德不明。與夫不能正其身而正人者。皆爲有虧于其職。上以成其君下以正乎人。則人臣之職盡矣。當時之爲人臣者。惟恐己責之不塞。己職之不盡。所謂不暇者。惟此而已。天下之事。無有兩立之理。晉人以酣飲清談。不事理法而廢職事。卒至于五胡亂華者。蓋心在于飲酒。則無暇于職事。心在于職事。

則無暇干飲酒。其心自然有所偏重。此如康叔之于衛。其知所以當爲者乎。知有所當爲。則必有所不爲矣。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蠹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羅。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前言商家先王所以致敬。與其臣所以不敢暇逸。故其興邦如此。此又言商之後王不能致敬。惟酒是逸。臣下化上之惡。故其喪邦如此。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卽紂也。酣身以酒而樂其身。惟賢君以其昭昭。能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安能使人昭昭。宜其政教命令無有顯明于民者。所祇敬而保養之。惟是衆人所怨之人。不易言敬保之。其心不變也。祇保之心一也。先王用之于賢者。故任賢勿貳。不使小人間之。紂乃以祇保之心用之于小人。誕大也。惟縱之淫泆于非常理之事。謂之非彝。則所爲不合于法度矣。用燕喪威儀。人君所以尊臨天下者。有其威儀也。詩曰。威儀抑抑。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此皆君之威儀也。紂以燕樂之故而喪其威儀。民見紂如此。無不蠹然。痛傷于心。蠹。傷痛之貌也。民至于傷心。而紂曾無改悔之心。方且荒大腆厚于酒。不惟自息。所謂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更無有窮已。逸安也。其心安于酒。恬然不以爲怪。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當沈湎于酒之時。爲酒所使。其心很戾。雖死且不畏。酒之能害德如此。其事罪始于商邑。言紂與逋逃之人爲淫湎于都邑。其終也至

于舉國敗亡更不知懼。所以登于天者非其德之馨香。乃其酒之腥穢爾。夫爲德者自有馨香之理。寓于祭祀之間。不以物而以德。酒自有腥穢之理。庶羣自酒見其臣下化上。無一人不飲酒也。至于腥聞在上。則惡之彰著久矣。故天降喪亡于殷而無有愛之。天之所以不愛之者。惟以逸之。故天豈虐民哉。民自速其罪爾。爲康叔而撫商之餘民。居商之故地。其可不以商先哲王爲監哉。又其可不以商之後嗣王爲戒哉。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前既舉商家得失與亡戒之矣。又曰。我不但如此多言。亦已躬行之矣。使成王不見于躬行。徒多言。豈能聳動康叔之聽。凡古人所言者。皆其所已行者也。又舉昔之賢者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水監足以見其形之妍醜而已。若民監則可以知其吉凶成敗。前日紂爲淫湎之行。今已墜其命而喪亡矣。豈非民監可以見吉凶成敗乎。我其不可不以商爲監。而撫安當時之民也。商以夏爲監。周以商爲監。漢以秦爲監。唐以隋爲監。皆此類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固也。毖。謹也。堅固爾心而致其謹畏。此一章大槩言康叔之心當無往而非敬。劼。毖。卽敬之意也。以遠而言之。則有商家賢臣。與乎侯甸男衛之國。汝當以敬待之也。遠者猶當敬。況近者而可以不敬乎。

以近而言之。則太史掌國之六典。內史掌八柄之法。皆汝之親友者。與夫賢臣爲百官之尊者。此皆汝國之近臣。亦當以敬待之。近者猶當敬。而況小者而可以不敬乎。以小臣而言之。爾國所有供事之臣。服行善道而在位者。服勤其事務在職者。亦當以敬待之。小者猶當敬。而況大者可以不敬乎。以大臣而言之。爲爾之疇如三卿者。蓋三卿皆命于天子。故以疇類言之。圻父司馬之官。掌邦政以致封圻之內。薄伐其愆違者也。農父司徒之官。掌邦教以致民農事。順民而保安之者也。宏父司空之官。掌邦事。廣其土以居民。安定其民。以致其辟法者也。曰父者。尊之也。曰圻。曰農。曰宏。以職言。曰司馬。司徒。司空。以官言。有政以制之。而後可教。有教以導之。而後可安。此其次第也。此三卿者。汝亦當以敬待之可也。大臣如三卿猶在所敬。而況汝爲諸侯。其身豈可以不敬乎。剛制于酒。汝之職也。汝所當敬也。制于酒而不以剛。則立志不勇。所行不堅。易以中輟矣。此章其要在康叔剛制于酒。知所勅。故彼此相況。自遠而近。自小而大。自輕而重。以見其無往而不敬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湏于酒。此又立爲禁酒之法。厥或有人來誥曰。民相聚羣飲。汝不可失之。須盡執而拘之。以歸于周之京師。予其殺之。又惟商之諸臣。百工爲人所導迪。而飲酒至于沈湎者。此則爲他人所漸染。而非其本意。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夫民同犯一罪。殺其一而赦其一。奚爲周公立法乃如此。詳味此一章。見聖人立法不

得不嚴。不嚴則人玩而易犯。予其殺未必殺之。特立爲此法爾。至于成王周公之本意。則亦欲教之而已。舊說以周人羣飲則殺之。商人則勿殺。恐未必然。周人習于文武之化。豈有羣飲者更不須立此法矣。又何況康叔所治乃商之餘民。安有周人哉。汝康叔能如此用心。則誠爲明于享上之義矣。諸侯之所以能享上者。在誠而不在物。在實而不在文。能盡其職以奉上。則享之義莫過于此矣。其或汝不能用我之教辭。不聽我言。惟我一人不恤。更不之顧。則是汝自不蠲潔于其事。陷民于罪。亦與殺人何以異哉。成王別白而告之。能如此則爲明享。如此則爲弗蠲乃事。康叔其亦知審所取舍哉。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又于終篇申言之曰。汝當常聽我之所毖謹者。惟在于酒。若汝所治之民。猶至于飲酒者。汝即不可推辭。分別以爲民自飲酒。我自不飲酒。非關我身之事。然則所以化民者。非以康叔之身乎。民之飲酒。卽汝之過也。乃司卽康叔之身。司牧民者也。此則成王之意。責康叔之身任重故也。

尙書詳解卷三十一

周書

梓材

成王周公之命康叔也。旣以明德慎罰之事作康誥一篇矣。又以禁酒一事作酒誥一篇。然治道必至于粉飾潤色之。然後可以悠久。故梓材一篇專言教化。譬之梓人治材。旣勤樸斲。必須加之丹雘。則其器用文質相副。康叔之治衛亦然。文武之積累艱難。旣成其功業矣。若不得後人維持涵養之。則前人之功俱廢。又況衛國商民經武庚再變之後。人情反側不安。康叔之治正當容忍寬大。撫摩矜恤。使之教化行。習俗美。則文武之功可得而保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此篇雖戒康叔以撫摩新造之邦。貴乎含忍寬大。然大要先須通上下之情。爲邦君者下焉有大家強族。其情爲難通。上焉有君之尊。其情爲難通。蓋大家強族。平時專制一國。習爲驕矜。其心未必不致疑于康叔。以謂康叔之所以待己者。未必不疾惡己。沮抑己。而待臣民者。未必不私愛其臣民也。如此則大家之情不通矣。天子以至尊居上。門庭萬里之遠。遠近異勢。內外異情。亦未必不致疑于康叔。以謂康叔之所以治衛國。其奉命任事之臣。其果稟天子之正朔乎。抑猶有國異政。家殊俗乎。其果遵王室

之法度乎。抑猶有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乎。如此則天子之情不通矣。爲國君者下而見疑于大家。上而見疑于天子。上下之情不通。如此奚以爲國。成王必使之通。上下之情爲一。以其待庶民。與其待小臣之情。而通之于大家。使大家無疑。以其侯國之大臣。朝聘貢獻。通之于天子。使王室無疑。則邦君之職盡于此矣。凡此上下之情。所以貴乎通者。亦常理當如此也。若汝順其常理而行之。于是曰。我有師師。師者。法也。師。師也。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而非出于己之私意也。成王惟恐康叔出己之私意。激而生成事。故使之順常道以爲法。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司徒司馬司空。此大國之三卿。尹者。衆官之長也。旅者。衆士也。諸侯之國上自三卿。次而衆官之長。又次而衆士。其發言曰。予無以厲虐殺人爲心。此其持心之忠厚也。然則彼之持心忠厚。不以殺人爲事。曷爲其能然哉。亦以厥君先敬勞爾。厥君指康叔也。敬者敬其民。使民如承大祭也。勞者慰撫其民。勞之來之也。國君以敬勞率先其臣。故其臣往而治民。亦能敬勞。其民爲惡于內而姦者。爲惡于外而宄者。無故而殺人者。罪人所經歷知情而藏匿者。此等人尋常皆在所不赦。今衛國遭變亂之後。亦當且含忍之。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臣。往而治民。于此等姦宄殺人歷人者。皆宥赦之。亦見其國君之事于戕敗者皆宥之。故能如此。戕賊而敗人者罪之小也。惟國君于其罪之小者而宥之。故人臣于其罪之

大者亦宥之。大抵成王周公戒康叔治衛國。只欲其安慰商民。行憫恤之政。不欲其太察迫急。凡前非昔過一切不問。使之改過更新。如此庶幾反側之情可安。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至此成王又提其意之切要者告之。謂王者所以開置其監者。豈有他哉。其治本爲民而已。監如三監之監。同諸侯之長。王者使之監諸侯之國也。戒之之意。曰汝諸侯之長。其治專在爲民。則不可使民至于相戕賊。相虐殺。上以仁愛撫民。則民自然生親愛之心。至于相友相助相扶持。安有戕虐哉。惟上以刑急迫其民。民無所訴。遂至于胥爲戕虐矣。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寡者人之所易陵。寡者猶敬。則衆者可知。婦者人之所易忽。婦者猶連屬之使有所依。則爲夫者可知。合由以容。汝康叔當合而由之。不可分別。涵之如海。養之如春。俾一國之中若貴若賤若善若惡若上若下若衆若寡若夫若婦。一切含容之。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成王告之之言既多。恐康叔聽之泛而難從也。又曰王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所以命之者。曷以哉。要使康叔專于聽曰引養引恬。此王之所以責效于邦君御事也。養者有以富之而養其身也。恬者有以教之而安其心也。引有徐之之意。治亂民猶亂繩。急目前之效而欲速利者。皆非所以養民安民也。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我之所以告爾者。豈特今日爲然。自古王者所以致監之意亦此而已。安用辟爲哉。

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墀。

成王設此三事以諭康叔。其大意則一而已。言之不能已。惟恐康叔之未悟。故以一物喻之爲未足。又以一物喻之。譬之稽攷田畝然。旣勤勞敷布而菑治之矣。苟不能陳力以修之。爲之疆界畎隴。則有水潦之害。而稽田之功不能終。譬之作室家然。旣勤于爲垣爲墉。築牆于外以防寇盜。如此則慎密矣。苟不能塗墍以飭之。茨以蓋覆之。則震風淋雨爲害。而作室之功不能終。又譬之作梓材然。梓人治材旣勤于爲樸斲。而雕刻之成其器矣。苟不能丹墀以飾之。則久而易壞。梓材之功亦不能終。凡此皆是有以治之于其始。必須有以成之于其終。衛國之民前日文武艱難積累。開此土宇以致之。若今康叔不能成終。無教化以調和其民。潤飾其治。以爲他日無窮之計。使衛國之民再爲亂。則前日之事皆爲之壞。此是成王周公深謀遠慮。不但爲苟且偷安之計而已。

今王惟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今王惟曰。又更端告之。先王指文武也。文王武王勤用明德。懷來諸侯以爲夾輔。所謂文武以明德懷諸侯者。聰明齊聖之德。照臨于其上。四方諸侯有所觀感。故庶邦之享上。作兄弟方來。多率其鄰國諸

侯。如兄弟之義。方方而來。亦既用明德以享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亦既用明德者。見當時諸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所享之物。皆其誠心所寓。德之所寓也。文武以明德懷諸侯。諸侯亦以明德而享天子。君臣上下一皆以明德爲主。豈有他哉。后者後之爲君。取繼體而言也。後之爲君。亦當法前人之意。式用也。用先王之常法。以集庶邦。亦皆以丕大來享上。如諸侯之享文武。亦既用明德也。成王之意。欲康叔之治衛。能撫安新造之邦。涵養斯民。則享上之明德。亦莫過于此矣。皇天既以中國之民而畀付我先王。又以疆土之大而畀付我先王。肆大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所以將中國之民與疆土之大而畀之先王。必有望于我先王也。今成王能用是德。不以刑爲用。蓋德者君民之所同得也。成王用德以和懌其民。而先之後之。左右輔翼之。使之順其常性而趨于和懌之地。民既懌則先王所受命于天者。亦可以少慰矣。蓋先王所有之民。皆其受命于天者。後之人君能以德懌其民。則亦可以懌其先王。不以德懌其民。則先王之心何如哉。亦爲之不滿矣。已矣乎。若茲監汝康叔。監于侯國。亦若此而已。言當體成王用德之心可也。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成王與之相期于長久。以謂我非止爲一時計也。爲萬世子孫保民之計。商民之安危。實係周家之利害。商民安則周家之業可以久。我之所以望于康叔者。如此其無窮。則康叔之治衛。亦當有以副商民之望也。昔者三代之王。君臣常欲爲子孫無窮之計。若曰惟乃世王。若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以至鼎銘之類。皆欲爲子孫永世之寶。宜若其用心之私也。而其實則公也。吾子孫長享百世。則百世之民安。享于世。則于世之民

安。安吾之子孫者。所以安吾民也。此其心之所以公也。秦皇欲自一世二世至于萬世。雖與三代之王所願欲者亦無以異。殊不知三代之王以其身爲天下之公。而秦以天下爲一己之私。此其所以異也。讀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足以見周家之忠厚。所以治亂民如此其不苟也。卒之康叔遺化及于衛。柏舟之仁人。凱風之孝子。干旄之好善。後世有歌衛風而知康叔之德者。則知康叔之治衛。其遺風餘俗猶見于春秋之世。況在當時者乎。學者欲知衛國之風。當知根本于此三篇之書。

尙書詳解卷三十二

周書

召誥

此篇乃成王欲宅洛。使召公相宅。因而作誥以進戒。成王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是時欲都于洛。而卒不果遷。至成王乃成武王之意。建都于洛邑。蓋取其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亦因是以遷商民于此。然則洛邑旣成。成王果都于此乎。曰。成王實都鎬京。特來往朝諸侯于此。祀清廟于此。則鎬京爲正都。洛邑爲東都。詩魚藻刺幽王曰。王在在鎬。至幽王時。猶都鎬京。則成王實都鎬可知矣。宣王車攻之詩曰。復會諸侯于東都。宣王以此會諸侯。則成王亦于此會諸侯。可知及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都于洛。洛之成實始于成王也。周公攝政七年。復辟于成王。蓋在于營洛之後。召公欲成王知所以謹其始。故此篇先述作洛之由。後述進戒敬德之說。使成王因營洛有所感悟。召公太保之官。三公之職。古之所謂論道經邦。于此可見。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文王之廟在豐。成王以宅洛之事告于文王。故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欲建都于此。而終不果遷也。使召公先相宅。是時周公攝政。故召公先周公而往相宅者。相其

高下厚薄燥濕之宜。與其宗廟社稷之位。召公以成王卽政之始。故因而進戒。此召誥之所以作也。惟二月旣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旣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此作史者敘述作洛之由。紀其日月。歷法以月起。故紀其朔望。或先事而書朔。或先事而書望。使後世之歷有所攷也。惟二月旣望。卽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也。洛誥是攝政七年之事。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與此篇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實同此一日也。于旣望後之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周卽鎬京也。天下所尊謂之宗周。成王自鎬行至于豐。以宅洛之事告文王之廟旣畢。則命太保先周公而來相宅。周公後往也。越若來。召公于是順成王之命而來。三月惟丙午朏。朏者明生之日。卽三月初三日也。又于朏後三日戊申之日。太保始至。太保以三月初六日自鎬京來。經十四日而後至洛。旣至則卜宅。卜之于鬼神。遷都國之大事。當謀之鬼神。不敢以己意也。厥旣得吉卜。方始經營。規度定其左宗廟。右社稷。前朝後市之位。又于經營之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商之頑民。攻治其位于洛水之北。旣于戊申經營。曷爲至三日後始攻治其位。以此見古人之處事。必深思熟計。不輕發。待其規模旣定而後爲之。言庶商者。周人服其教化已久。其趨事赴功。不待言矣。惟庶商于此。亦樂于從事。可以見聖賢陰有以感悟其心。故下文亦言周公命殷庶。庶殷丕作。越五日甲寅。位成。于攻位之後五日甲寅。其宗廟社稷朝市之位皆成。其規模自太保卜宅至于甲寅。纔七日爾。而其位已成。何古人成其事。

如此之速也。觀文王之爲臺沼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則召公之營洛也。豈非四方之民大和會。故其成之易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于甲寅之明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達觀者徧歷觀之也。周徧而觀新邑之所營。夫召公先相宅。不待周公之至而已定其位。周公既至。不改召公之規模。而遂達觀。何二人之謀如此之合也。以此知周召二人其心同。故其爲謀亦不約而同。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用牲以告天。立郊位于此也。牛二者。帝牛稷牛也。祭天用特牲。而后稷配天。故復用一牛。曰牛二。越翼日戊午之日。乃祭社。告其立社稷之位也。郊不曰新邑。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社稷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言郊則祭地可知。言社則祭稷可知。社者后土之神。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稷者五穀之神。后稷能植百穀。故祀以爲稷。先王之禮有當用少者。有當用多者。天神至尊。故以特牲。社稷人事。故牛羊豕皆備。此所以別天神與人神。有多寡隆殺之異也。既祭天地社稷。而不祭宗廟者。蓋成王在豐。則告于文武之廟已畢。至十二月戊辰。烝祭歲。則亦未始不祭宗廟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周公子祭社稷後七日之久始以書命庶商侯甸男邦伯亦是周公計慮之深不欲驟發也書當如左氏傳士彌牟營成周書以授帥之書同所以載其高卑厚薄財用餼糧之數也夫以營築工役之細事而周公無不知其纖悉曲折如此以是知古人之學不務爲空言凡微細工役之賤皆是學也觀周公所以命庶商之書意其必曰度用工若干用財若干某日而成不愆于素于此可見不然待已作而始爲規畫豈周公所以處事者哉庶商卽頑民也侯服甸服男服之邦伯卽諸侯之長也周公以其書授之邦伯諸侯之長又以督其下也厥旣命殷庶庶殷于是不作卽康誥所謂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是也獨言庶殷不作而不言侯甸諸侯者蓋離民旣服從則友民可知以商之頑民不服周家之化而一旦能如此自非聖人綏斯來動斯和之效何以能然太保于庶商不作之後乃以庶邦之冢君出而取其幣帛蓋諸侯之來也必有幣帛以爲贄當周公在洛時召公與諸侯入而見之周公與之商度其事旣出則取幣以復入當是時周公欲歸鎬京召公因營洛而作誥以戒成王故取諸侯所獻之幣入而與周公使周公達之于王因以召公所以作誥之意併達之王也拜手稽首召公致恭盡禮旅陳也以其誠意陳于成王與周公之前言所以誥告庶商與其誥御事之臣之意當時諸侯皆在而獨曰御事託之于御事也論召公之本意一篇之中皆是告成王之事而此言告庶商御事者蓋其意則併告庶商御事而其事則皆成王之事言庶商御事則成王可知矣先儒言成王實在洛邑而經文但言成王在豐太保相宅而已又洛誥篇曰伋來以圖及獻卜則成王實不在洛邑戊辰王在新邑乃是十二月

烝祭之時也。當以經文爲正。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以下皆召公作誥之辭也。人臣將進戒于君。不以祖宗必以天。蓋君之尊莫與爲敵。苟非以其尊且畏者。聳動之。則何以感悟人主之聽。故召公于此言皇天上帝。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改厥元子。人主代天作子。是爲天下之長子也。前者元子之責在紂。故其命在紂。今已改其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則命不在商而在周。惟王受命。無疆惟休。言成王所受之命。正此元子之任也。知有無窮之美者。必當有無窮之憂。能憂畏則是美可保。不知憂畏。泰然以是美自居。則是美不可保矣。然則所謂無疆之恤。安在哉。亦曰敬而已矣。曷其奈何弗敬。言敬不可以不行。此篇之大意。只欲成王敬德而已。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不敢縱乎逸樂。常持不息之誠者。是乃所以爲敬也。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言祖宗之憑藉扶持者。不可自恃也。遐。遠也。終。久也。天之所以久遠其商之命者。以商家多先哲王。精神在天。有以助佑其子孫。故其後代之王。自湯而後。如太戊武丁是也。後民後代之賢。如伊陟巫咸之流是也。能服其天命而不替。服如服事之服。所以事天也。然則商家祖宗在天之靈。如此。又豈知其終至于紂之世。賢智之士。隱藏不出。瘝病之人。顯而在位。而遂至于失其天命乎。賢者隱而不肖者用。

自然皆虐政而無善政。夫人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而呼天，愬其無辜于上天矣。當此之時，紂不知因民心之怨而自反諸己，方且往其逃亡，謂有逃亡者，必窮極于其所往也。出必見執，謂執而殺之，使不得出也。其逃亡者，既窮其所往，其欲亡而出者，又執之使無所容其身。民其以哀而告天，故天亦以其哀而矜恤民。天之所以眷顧佑命者，必求四方之能勉于德者，是以棄商而命周也。執謂商家祖宗之憑藉扶持者有足恃乎？今成王卽政之初，是雖周自后稷至文王積功累仁，成王亦不得恃此當求之己可也。求之己則疾敬德可也。德者在己之德，疾敬之，則興起敏速而爲之，發之以勇，而可以悠久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此言天命之眷佑者，不可以自恃也。相古先民有夏，先民者，古昔之稱也。天迪從子保者，言天之眷禹也。迪者，開導之。從者，順從之。子愛之，保安之，皆天之所以命禹如此也。禹不以天之命己爲已足，又能面稽攷其天意所順。凡天意所順者，禹則向之而不敢背，稽之而不敢違。及其後也，桀棄禹之所爲，則天于是墜其命。又相視有商之朝，天迪格保，言天之眷湯也。既迪之，又格之，又保之，格者極至也。皆天所以命湯如此。湯不以天之命己爲已足，又能面稽攷其天意所順。及其後也，紂棄湯之所爲，則天于是墜其命。曰天迪從子保，曰天迪格保者，是皆天所以愛君之意有加無已之辭。天之愛君者，無所不

盡其至而君之奉天者不敢自恃。其至後世子孫猶且不能守。誰謂天命于此而可恃乎。今成王卽政不可恃在天之命。亦求諸己可也。求之己則莫若無遺壽者。壽者者老成人所更者已詳。所歷者已熟。召公恐成王有自尊自大之心。易至于輕忽老成人。則必曰無遺棄其壽者。王能如此。我方敢言其能稽古人之德矣。又何況其能稽謀自天乎。古人之德。亦不過用老成之人與之共政而已。成王而無遺壽者。豈非有稽攷于古人之德乎。天之謀亦不過與老成之人同是謀而已。蓋天篤生賢佐。賢者能知天命。成王無遺壽者。豈非能稽謀自天乎。成王不敢自用。一用老成之人。而遂能合古人之心。合天之心。然則壽者其可遺之哉。遺之是違古人。是違天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晷。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召公之意。謂豈特祖宗之不可以自恃。天命之不可以自恃。而民情之向背亦不可恃。有王雖小。雖在幼冲之年。其實居元子之責。此一句與周公立政孺子王矣同意。大能以至誠之道而和其民。則有今日之休美。言民之感化如此之速。雖然。民固易化。亦有至難而可畏者焉。豈可恃哉。晷。險也。撫之則后虐之則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其險如此。王不敢後。言不可以緩也。卽疾敬德之意也。所以不敢後者。用顧畏于民。晷爾。顧者反觀自省。畏者戒謹恐懼。惟恐失民之心也。王之所以顧畏民。晷如此者。以王來此洛邑。乃紹繼上帝代天以愛民。則當躬行于此土中故也。且曰。其作大邑。此又舉周公之言以戒。

成王君前臣名故曰旦。周公之意所以責望成王者甚重。以謂作此洛邑。使成王于此而配皇天。于此而祫祀上下。于此而致治。配皇天者。言其君之德與天同其大也。祫祀于上下者。有天下者祭百神。上天下地祀之大者。祫謹也。謹其祀則幽無愧于鬼神矣。其自此土中致其父。則明不愧于人矣。惟其有以格幽明之心。則必有以感幽明之應。故爲天爲鬼神所祐。而其命可以有成。而無愧爲民之所歸。則治民而立致休美之效。此皆周公所以期于成王如此也。使成王之心有以感乎幽而無以感乎人。不可也。有以感乎人而無以感乎幽。亦不可也。惟其合幽明爲一致。通顯微爲一理。則洛邑之治。成王始無所負矣。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上文既述周公之言。此又以己意戒之王。當先治其有商御事之臣。使之比附而助我有周御事之臣。周之臣已能奉法者也。聖人當使內外無間。一視同仁而後可。若周之臣恃功以陵商人。商之臣失勢而忌周人。則是不能和同爲一。必使商御事比介周御事。無所疑忌猜嫌于其間。節性惟日其邁。商民之性既流蕩而不知反。欲節抑商人之性使之日進于遠大之地。然亦不可不以身率之。敬爲其所。不可不敬其德。是亦率之以身矣。不可不敬者。敬所當敬。爲所當爲。凡人主一身之事。言動語默孰非當敬。孰非當爲哉。召公使成王化民以身。而不以空言化民。以實而不以文具。其身正則不令而行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再舉夏商歷年長短。俾我成王知所監戒。我不可不監視有夏之朝。亦不可不監視有商之朝。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蓋有夏所以享國之長。吾所不知也。我不敢知曰。不其延。蓋有夏所以享國之短。亦吾所不知也。歷年長短。吾所不知。則吾之所知者。惟有不敬德。則早墜命。爾。其監視有商亦然。商家享國歷年之長。與乎不其延而短祚。皆吾所不敢知。則吾之所知者。亦不敬德。則早墜命。爾。召公于夏商之短長。皆以不敢知言者何哉。天難謀。命靡常。在彼者不可必。而可必者在我也。在天者不可知。而可知者在人也。人主不能必其所可必。而求必其所難必。不能知其所可知。而求知其所不可知。則治己者必略。而求于天者必詳。人事之當爲者。忽焉不加意。而意外非望之福。必萌僥倖之心。故召公曰。不敢知。意欲成王專求在己之敬德而已。不敬德者。墜其命。則敬德者。必有歷年。可知是敬德處。卽歷年。而不敬德。卽墜命也。求天于己可也。求天于天不可也。今王嗣繼夏商之後。而受其命。我亦當思惟此二國所以受命長短之由。若順也。繼而順其有功者。蓋夏商之賢王。所以行之有功效者。成王繼而順行之可矣。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章戒成王當謹之于其始也。王乃初服卽政之始。初服行其教化也。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譬如人子之初生焉。其良心善性。未嘗不全于稟賦之初。自其初而保養之。習爲善則善矣。自其初而不能保養之。習爲惡則流而爲惡矣。自其習爲善者觀之。豈非哲智之命。乃以自貽貽。予也。自者。求之在我。與孟子自求多福之意同也。人子之初生者。習善則可以爲善。況人主于卽政之初乎。自其初而能敬德。則可以有歷年之久矣。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此三者雖天所命。其實修之者在人。人能自爲哲智。則天必命之以哲。命之以吉。命之以歷年之長矣。人不能自爲哲智。則天必命之以愚。命之以凶。命之以歷年之短矣。吉凶禍福何常之有。修之在人。則應之在天。天非自爲哲爲吉凶爲歷年也。然此三者實以哲爲主。能哲則自有吉與歷年長之理。不能哲則自有凶與不長之理。既有吉與凶相對。則哲對愚。歷年對不永可知矣。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已知成王初服政居此新邑。凡事當謹之于其初。正是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際也。王當疾敬其德不可緩也。及其敬德之至。發而見于用者皆德。則祈天永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甚矣。性命之難言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不可以人爲損益之。聽其自至焉可也。今召公言天命可祈。則是有以致之而至。無乃與孟子之言相戾乎。蓋嘗思而得之。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凡盡人事者受正命也。祈天永命者亦受其正而已。記曰。大德必受命是也。然亦有仲尼周公之聖而不有天下者。亦有顏子而

天伯牛而有疾者。茲豈非莫之致而至乎。聖人以人合天而不專于天。以義安命而不專于命。此召公之祈天永命。必先之以敬德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此亦敬德之意也。召公戒之曰。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遂敢以殄戮刑殺而治民。蓋小民其初心無有不善。一過于爲非常理之事。情在可恕。未可便以刑戮爲治也。其惟順理而行之。可以有功。以刑戮爲治者。皆非理也。王之位在德元者。當以德倡先天下。是爲德之首也。君以德倡之。則小民知所自畏。而人君之刑自用于天下矣。夫以刑加人者。可以使人必畏。而未能使人自畏。以德率人者。不使人之必畏。而能使人之自畏。民知德自不敢犯于非義而自畏。民自畏則人君之刑用于天下矣。此之所謂刑者。非真有刑也。德之可畏也。至于此。則王之德始顯著于天下。其與殄戮乂民者。豈可同日語哉。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上下勤恤。謂君臣之間皆當憂勤也。其曰我周家受命。大如有夏歷年之久。又當不廢有商之歷年者。君臣之間當以此爲念。欲兼夏商享國之年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成王當以民心爲天心。民心卽天命。非于民心之外別有天命也。民心苟失。則天命不可保矣。然必以小民爲言者。蓋小民人所易忽。

澤及小民。則無所不及矣。知堯舜之不虐無告。文王發政。先鰥寡孤獨是也。拜手稽首。召公于作誥之終篇。必致敬盡禮。以入其言。欲成王之專聽也。予小臣謙辭也。召公自稱也。讎民。商民也。百君子。商周之賢者也。友民。我周之友民也。予小臣敢率其讎民。與乎百君子。與乎友民者。安受成王之威德而奉行之。此我人臣之職也。臣下奉行君之威德。則王終有成命。享其天命。無虧也。王亦顯。則其命令不可掩也。雖然。成王既有成命矣。不可如是而遽止也。當求其所以永命焉。成命在今日。而永命在子孫。保受成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于祈天永命。則非人臣所能。在乎人君之敬德以祈天耳。我非敢勸者。召公不敢自以爲功也。至此則責望于成王之身者愈重。恐成王專以恃臣下也。然臣下固當盡臣下之職。爲君者亦當盡爲君之職。我但能恭敬奉幣帛以供王。慶其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則祈天永命者在成王。而不在召公矣。此上下勤恤之意也。

尙書詳解卷三十三

周書

洛誥

此篇與前召誥之書相表裏。同是卜洛之事也。召公因周公以書戒成王爲召誥之篇。周公因獻卜與成王相對答之辭。而爲洛誥之書。周公攝政至此七年。成王年已二十矣。周公知成王年長。其君德已成。可以居君位。故復政而告歸。成王知周公不可一日去己。故堅留周公而不與其歸。何爲前日成王疑周公如此。而今乃復留之。蓋今日之成王。已非昔日之成王。七年之間。周召二公爲之左右。其所以誘掖開導之者深矣。不然。所以留周公之言。安能如是其切至哉。自非信周公之篤。任周公之專。何以能然。觀此篇者。不特有以見周公罔以寵利居成功。明于去就之大節。平時所以格心之業。亦于是而可見。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召誥之序曰。使召公先相宅。洛誥之序承上文。故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卽召誥所謂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也。召公相之。周公營之。故使來告成王以洛之吉卜。夫此篇所言者。皆周公與成王相對答之辭。而序特言告卜者。蓋周公之告成王者。因獻卜之事而發其端故爾。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忼來以圖。及獻卜先儒孔穎達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洛邑旣成。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是西都時所誥。觀孔氏之意。則是自周公拜手稽首而下。乃周公復子明辟之日。舉前日所獻之卜對成王而言之。明此篇不在營成周之日也。子者。家人之辭。周公以叔父之尊。故稱成王爲子辟者。爲君威福之權。明者。主道利明不利幽。自此以前成王雖已卽位。周公攝政。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自今日以往。復子明辟。則歸政于成王矣。如往也。成王往日以幼沖之故。不敢及知天之始命。周家與乎定命于洛邑之事。營洛謂之定命者。周家定鼎于郊。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皆于此而定。惟其成王幼不敢及知。故攝政在周公。而營洛亦在周公。胤。繼也。保。安也。我乃繼文武所以安天下之道。大相視洛邑東土。庶幾自此洛邑安定。天下爲明君之始焉。基之一字。周公含不盡之意。言明辟自此始。則其後更有無窮已之事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卽召誥所謂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之日也。師。衆也。四方民大和會于此。故曰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公卜此三處皆不吉。惟洛爲吉。所謂三處者。河北黎水之上。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以處頑民。商民安土重遷。故欲都河朔近商之地。黎水旣不吉。則又卜澗之東。灋之西。亦欲商民稍近爾。二者又不吉。惟洛地則食之者。卜必以墨畫。龜兆順食。此墨畫之

處則吉。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惟卜洛爲吉矣。又卜者何也？此乃定下都遷頑民也。又于澗水之東，別卜一處，亦惟洛食，故先儒謂上文惟洛食，卽今河南城下文惟洛食。今洛陽言周公于洛地卜此二處也。召誥曰：太保朝至洛，卜宅，則卜乃召公之卜。何預于周公？周公曰：我卜者，周召二公心同，故其謀亦同。召公之卜卽周公之卜也。佅來，以圖及獻卜。佅者，遣使來也。獻二處之圖及二處之卜于成王。周公不敢自專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佅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乃成王留周公，故拜手稽首致敬盡禮于周公，稱周公之美，以謂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天之休謂命我周家之美也。公能敬天之休，故相宅于洛，其作周家所以配天之休。公既定宅于洛矣，使人來來示我以卜之休美，常吉之兆，常久也。周家常久于此新邑，故曰恒吉。我二人共貞，既有此吉卜，須得公與我二人同心協力，貞固以守，此公其以我萬億年之久常敬天之休。拜手稽首以求教誨之言，見得成王爲常久之慮，而不爲一時之計，不以天之休爲足恃，而以敬天休者爲己任，非若後世之君安于其所僅足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成王既拜手稽首求教誨之言。故周公教成王以往新邑舉行典禮。須當有以激勵臣下。肇始也。殷盛也。今王往新邑始舉盛禮。行祭祀于新邑。咸秩序其禮文。所不載者而祀之。蓋非常之祀。不可以常祀論也。常祀則祀其典禮所載者。既舉盛禮。則合天下之百神皆祭之。洛邑既成之初。不比他時故也。然則洛誥之書。作洛之事。及于祭祀者。觀詩之清廟曰。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成王往洛邑。諸侯來朝。助祭文王之廟。此乃往洛邑始行之事。又況國之大事莫大于祀。而成王所以總祀上下。奉宗廟者。莫切于此。故周公舉祀事以告之。予齊百工者。周公攝政。位冢宰。正百工。則當時之百官皆周公所整齊者。無一小人間其間矣。忼使也。此使百官從王于新邑。予惟曰。庶有事。周公知成王年已長。君德已成。我惟曰。庶幾成王用此百官有善政事。今王至新邑。就行王命曰。記功之尊者。以功之次序而作元祀。因此祭祀之時。遂記其往日有功于民者。以勞定國。死勤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皆祭之。先王之報功也。皆以祭祀。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見先王忠厚。不忘人之功也。惟當命羣臣曰。汝受我命。當以厚輔于我。我當大視其有功者而載之。夫已然之功。見于往日者。既有以報之。未然之功。在今日以後者。又大有以責望之。則羣臣百官。莫不知所激勸矣。雖然如此。又在成王有以率之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百官皆得其正者。豈非成王自有以教之哉。欲其化下以躬行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斂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忼

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欲成王自教其工。躬行以率百官者。在乎先去其朋比之心。人主用心以公。則無所朋比。小人不得乘間以進。人主之心一有所暗。至于朋比。則小人皆得以投其君之所欲。成王之所戒者。當以朋比爲戒。言孺子者。以成王之年尙少。尤不當輕忽。故丁寧之。至于再。自此以往。朋黨之心一熾。漸至于長。則如火之燄燄。至于灼然而有次序。則燎原之害。不可撲滅而絕之矣。當于其微者謹之。若使待其既著。則爲害滋甚。所當順其常理。及撫安天下之事。如我前日居攝之時。所用之百官。蓋周公當時所用。在周之百官。無一而非常行之禮。無一而非安民之事。已有軌。則可以遵守矣。汝能如我當時所用之百官。則悉自教工之理。成王其自喻矣。往新邑。俾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王今率百官以往洛邑。當使之各嚮就其僚。聯事合治者。僚也。如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是也。明作其有功。則人臣顯然成其功。無有讒人害之者。惇厚其大。成其寬裕之德。惇其大。則處心者不在于小。成其裕。則處心者不狹。日趨于廣大和易之地。而無褊迫狹隘之量。人臣能嚮卽有僚。能明作有功。能惇大成裕。何以自能爾哉。皆上之人有以使之。臣賢則君必明。汝亦因此而可以有令善之辭于後世。永無窮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已者。前之言已終。更端而言之也。汝惟冲子。年雖幼。當有以終前人之事。蓋任大責重。成王不敢輕易也。汝當分別天下之邪正。人主能分別天下之邪正。則臣下不敢欺。君不能分別邪正。則臣下與民皆將爲罔上之行矣。享奉也。諸侯百辟當來朝之時。汝于此須有以敬識之。惟敬則能分別真僞。識其有奉上之誠者。又當識其有不奉上之誠者。能識別其邪正。則賞罰予奪之權在我。而臣下不敢肆欺矣。于是又教之以分別邪正之理。凡享上以多儀爲尙。儀。禮也。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須是于幣帛未將之時。有此恭敬見于幣帛者。非幣帛也。敬也。諸侯之來朝也。奉圭兼幣。庭實旅百。所以爲贄。見奉上之禮物在是。而禮儀亦在是。則禮與物稱。此以誠奉上也。物在是。禮儀不在是。則謂之儀不及物。此不以誠奉上也。不以誠而奉上者。謂之不享。以其不役志于享。言不用心于奉上也。諸侯既不用心奉上。則爲民者亦皆化之而不知奉上矣。是以惟事其爽侮。人主之事有所失。而臣下皆得以侮慢之。然則當如之何。亦在成王敬識之而已。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蘧。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欲歸故責望成王。言成王不可以周公已行之事自謂定矣。我當時攝政更有事不暇行者。言行之未盡也。今汝成王往新邑。必須分取我前日所未暇爲之事。一一施行之。頒分也。我教汝以輔民之常理。汝當聽而行之。民有常性不能自立。在人君所以輔翼之。周公之告成王者。無非輔民之常理也。

汝乃是不遷。乃時惟不永哉。遷、勉也。汝若于此而不勉強。則不能爲長久計矣。正父、武王也。武王所爲無一不出于正。如曰啓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也。汝正父武王之所爲。當篤厚次序而行之。無不如我。則天下皆不敢廢汝命矣。周公之所已行者。卽武王之所行。篤敘正父。則必能如我所爲矣。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周公乃成王之叔父。故以一家之事誨之。必曰罔不若予。又曰如予。又曰茲予其明農。汝往新邑。當敬其事所敬者何爲哉。如我明農之事是也。周家農事開國。周公教民以農事。明以示人。如七月之詩可見。如酒誥惟土物愛可見。汝所敬者當如我明農之事也。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彼指民而言也。裕民之政見于彼。使天下皆得以安生樂業。仰事俯育。則民皆歸。必無有遠而不至矣。戾。至也。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上文既是周公復政告歸。此章乃成正留周公之言。謂周公當明安我沖子。周公去則成王之治不明。而身爲之不安。周公在則成王明而安。公稱舉大明之德。輔佐我小子。顯揚文武之功。上以奉答天命。下以和恆四方之民而安其衆。成王言此者。以見一人之身有先王之畀付。有天命之難諶。有下民之仰望。任大責重。非我小子所能。當必得周公爲之羽翼。文武之功而謂之揚者。所以顯之于天下也。謂之答者。有以仰答乎天心也。民謂之和恆者。民有恆無以和之。則失其恆。和而使之恆者。人主也。居師者。安天下之衆也。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此卽周公前告成王肇稱殷禮之意也。周公使成王

舉盛禮。祀新邑。成王乃謂此禮非周公則不能舉。周公肯留。則當以我小子厚尊其太禮。稱舉秩敘其大祭祀。併與其禮文不載者。秩序祭之將禮。卽殷禮也。祭祀之禮所以交神明。人主之所厚而尊之也。稱秩者。祀有尊卑大小之序。惟公德明光于上下。此又稱述周公之德如此。惟公德之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故光于上天下地。言充塞天地之間也。公雖有此盛德而施于四方。常有不已之意。孟子謂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此勤施之意也。惟其施之勤而不自已。故雖小而近處者。皆有穆穆之敬。以迎其太平之治。謂之旁則不但施于四方者勤而不已。至于出處語默之小節處。無往而不敬。此其德之盛也。與克勤小物同意如此。故能不迷。文武所勤之教。文武之德。所以施于民。爲教化者。亦惟此勤。周公能勤施四方。則與文武所勤者何異。文武有是勤。而周公無以繼之。則亦迷惑而失之矣。周公以其勤而繼文武之勤。使文武之教復明于天下。豈非不迷乎。予沖子夙夜惇祀。周公如有如此之德。則可以任如此之事。我小子夫何爲哉。夙夜謹其祭祀而已。以政化委之公。而以祭祀歸之己。左氏傳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此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棐。輔也。迪。導也。篤。厚也。言周公之功所以輔導我之厚。無不若是。非溢美之辭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敕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成王欲立周公之後伯禽于魯。故曰。予小子其退去。卽君位于洛邑。立公後于魯。伯禽旣立于魯。則周公當留以輔成王。不可歸也。四方迪亂。亂治也。迪。啓也。四方正在治道開端之初。尙未定于宗禮。典禮未彰著。則公之功猶未得救寧。論周公之心。必使典禮盛行于天下。庶事大備。則公之心始安。未定于宗禮。則公之功豈非猶有所未備乎。此成王望之以不已之意也。周公當留迪導將助其自今日以後之事。監我士師工士師工。卽衆官也。衆官雖多。必有人爲之總率。周公肯留。則監視士師工者周公也。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以爲我左右前後之輔。成王之意所以望公者。必謂宗禮欲其定。自今以後政事。我百官有所法。文武所受之民得所安。則周公方可言去。不然。則未可去爾。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安定我而我不去。我當從周公之言而往新邑。公功肅將祇歡。天下之人方且肅恭將大周公之功。又祇敬懽懽周公之功。言周公之功在人不能忘如此。今若舍我而去。豈非適所以困我乎。公無去以困我。我惟勿斃其康事。謂我之意致天下于大安大寧之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更得周公爲之儀型。使四方世享公之德可也。周公之功在人不能忘如此。一旦驟爾言去。則我一人將何所賴。而四方之民亦何所法哉。周公縱不爲成王留。豈得不爲四方而留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

其師作周孚先。

周公拜手稽首受成王之命。許成王之留也。遂述成王之意。謂王命我而來以退爲去。以留爲來。今我來誠敬保安。乃文祖之德。文王所受命之民。于汝功烈之考武王。而光顯之。文王之民皆受之天。故曰受命。民非周公保之。則不得其安。烈考武王之功。非周公。有以光之。則無自而顯。弘朕恭。卽敕公功之意也。周公前日居攝之功。皆以恭敬爲之。成王以其未備也。復留公以承保文祖受命民。光烈考武王。則周公之恭至此而始大。周公聞成王之命。不得不留也。自今以後。君當盡其所以爲君。臣當盡其所以爲臣。君盡其所以爲君。則厚其常道。以待商之賢臣。治爲四方之新君。以作周恭先可也。臣盡其所以爲臣。則率卿大夫御事。厚前人之功。以答天下之望。爲周之孚先可也。周公之意。謂君臣之間。當自此爲始。孺子來相視所居于洛邑。自此新邑當大厚其典常之道。以待商賢臣之有老成人者。欲成王有以安商人之心。其治爲四方之新君。則天下皆于此而更始。使後世子孫言爲君之恭者。必推成王爲先。曰。其自時中。又言爲君恭敬之道。欲爲後世之所尊。則其治亦當極其盛。而後可治。未至于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安得謂之恭乎。其自是土中以致治。必使萬邦皆被其美。而無有一邦之不美。必使王之功皆成。而無一毫之虧。則治至此可謂盛矣。予且以多子越御事。我欲盡爲臣之職。則當率其多子衆大夫也。率其御事治事之臣也。厚前人之成烈。前人卽闕天。散宜生之徒。輔文武已有成烈。我且厚之以答衆人之望。使後世言爲臣之信者。必推尊于我。如此。則君臣兩盡其道矣。君非無信也。而恭

爲君德之大。人主爲恭于上。而天下自平。臣非無恭也。而信爲臣德之大。人臣忠信于下。則不欺其君。此恭與孚之所以異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忼來毖殷。乃命寧子。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斂。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忼殷。乃承斂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昭、明也。子、謂成王也。刑、法也。單、盡也。文祖、文王也。我之所以明成王之法。汝成王考之。以其盡文王之德故也。汝成王能行此法。可以爲明君。周公之心與文王合。雖不必事事求合于文王。而心與之同。則其爲法自與之合。所謂明子之法者。如上文所告成王者皆是也。今之所以居此土中。皆文武使我毖謹殷之頑民。而命我以安寧之。以此見周公之舉措。皆非周公之創爲之。皆本于文武也。秬、黑黍也。鬯、鬱鬯也。卣、中尊也。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以和之。使芬香調暢。曰者、命之曰明禋也。明、潔禋、敬也。以秬鬯二卣爲明潔禋敬。拜手稽首以太平之美致享焉。予不敢經宿。則遂以此速祭于文王武王之廟。精意以享。謂之禋。周公之意以攝政七年之間。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無非文武之遺休餘澤。今已致政。復辭于成王矣。不敢不致告歸功于文武。祭祀之禮。在誠不在物。謂之明禋。謂之休享。謂之予不敢宿。皆虔恭之至也。特假秬鬯二卣以達其誠而已。惠、順也。斂、次斂也。汝成王自今爲政。當順其正道厚行之。使有次序。疾、患也。無使民遇于患苦之虐政。則萬年之久。天下厭于汝之德澤。引、漸也。考、成也。商民日漸月漬。漸至于成。王能使商民承奉汝之斂。汝成王惠篤斂矣。商民承汝之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

則不特見于一時。萬年之久。長觀感朕子成王而懷歸其德矣。萬年厭于乃德者。周之民也。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者。商之頑民也。周公之心。以商民爲念。故分別告之。亦若召公言先服商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與讎民友民之意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孔安國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則知此十二月者。卽七年建亥之月也。自此以下。皆史官述其事。烝祭歲者。次年之正月。成王卽政之初。周之正月。卽夏之十一月。仲冬烝祭。謂之歲者。周人以是月爲歲首也。宗廟用太牢常禮也。周人尙赤。故曰騂。成王欲立周公之後。命伯禽于魯。故于烝祭特加一牢。王命史作冊文以告。史之官名。逸者。祝讀其冊。冊之所載者。惟告周公立其後伯禽。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者。示不專也。若祭統所謂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故啓之誓。亦曰。用命賞于祖。然則無功者賞之。與乎無功而受賞者。于此得無愧于神乎。王賓卽諸侯來助祭者也。二王之後。以客禮待之。舉王賓。則諸侯咸在。周頌烈文序曰。成王卽政。諸侯助祭是也。成王舉行殺牛禋祀之禮。而諸侯之助祭者。皆至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神之所在也。王入太室之中。行裸禮。裸灌鬯也。祭之禮。或先求諸陽。或先求諸陰。商人尙聲。臭味未成。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求諸陽也。周人尙臭。故灌以圭璋。用玉氣。然後迎牲。此求諸陰也。裸者。祭之始也。蓋王以圭瓚酌

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既灌然後迎牲。則裸者祭禮之所重。其封伯禽乃祭之將未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曰。祭之曰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冊命之。是祭畢乃命伯禽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祭既畢乃命周公之後伯禽于魯。作冊文使史逸誥之前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者。作冊書以告神也。故曰祝。此言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者。作冊書以命伯禽也。故曰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公自攝政至宅洛時十二月。史官計其誕保文武受命已七年矣。夫以七年之中。輔相成王。誅三監。黜商命。營洛邑。致太平。文武所以受命于天者。至此有成而無虧。豈非誕保乎。史官記此一段。足以見周公有大勳勞于周。而成王崇德報功之禮。亦于此而盡。君臣之際可謂盛矣哉。

